

行在山水间

陈曦

(泰安市文联文学创作室 山东 泰安 271000)

留园惊梦

留园，仿佛名字中就带着江南园林特有的玲珑雅致。

暮春明媚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树叶洒落地上，入口外的古街商铺栉比鳞次，灰白色的围墙覆盖着青瓦，大门很自然的嵌在其中，与颐和园的恢弘大气相比，别有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娴雅。缘着石街慢慢走近，留园仿似一位小家碧玉，轻挪莲步款款走来。

走入园子，像是走进了小小的迷宫，曲折盘旋的长廊，依势而建，连绵回转，仿佛可以连接起园林的每个角落，五峰仙馆前的假山中甚至有石阶一直向上延伸到长廊顶部的二层建筑。精美的殿堂、错落的楼阁、安静的书斋在曲廊穿插中移步换景。留园的石也别有一番妙趣，远看是一座险石错落的小山，走近却有许多石阶，拾级而上，不觉中就走到了高处，刚刚还是装饰自己风景的小山，转眼却同它一起装饰了别人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亭精致又有一种气派，其环绕的碧水为其平添几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诗情画意。

留园的西面，有个很大的后花园，仍有石砌的妙趣横生的浅浅峡谷，也有忽现的小河与弯弯的桥洞，其下泊着一条木船，古旧而寂然。杜鹃在大大的花盆中盛开着，成排的不知名植物在花架上肆意的享受阳光，小小池塘中舒展的绿色荷叶，装点着荷塘的一角。这个花园，现在想来，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没有紫红的桑葚，却有白色的攒成圆形的绣球树，没有会叫人名的美女蛇，却有翩然而至又悠然远去的蝴蝶。一样的绿草萋萋，一样的人迹罕至。

坐在这里享受片刻闲暇，静静的聆听时光流过，原来平淡也能散发出如此醉人的气息。想起去戏院听游园惊梦时，已是曲终了，唯余评弹在园子上空回荡悠扬。

来来回回、走走停停，琵琶、古筝、亭台、殿阁、池水、假山不停变换，天色渐暗。走出留园，似从一个显赫人家的府邸到了市井中，无人相送。不知曾住在此园的三代主人能否料想到，自己的园子会在数百年之后，成为后人复登临的胜景。

忆徽州

很喜欢徽州这个名字，软软的“徽”后轻轻的吐出一个州字，徽州、徽州……品不尽的婉转与韵味，就像醉人的黄梅调。

一直以为黄梅调是苏杭的戏曲，如刺绣的婉约雅致，配极春水碧于天的江南美景。不曾想这却是属于徽州女子的。她们在不知深几许的天井中，念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岁，往外一丢”的谚语，哼着动听的歌谣，哄着年幼的孩子盼君归，这是怎样的淡定与达观。

相比于蜀道难，徽州也多是险峻的山道，徽杭古道便蜿蜒于这郁郁葱葱的黄山脉系之中。亦有环抱大山的新安江可以通向杭州，由于山多田少，许多徽州少年便是经由水路远贾他乡，谋求生计。正因徽州地处群山环绕之间，历代来此躲避战乱者众多，文化传统中的求生和冒险精神，孕育了徽州人居安思危与勇于思变的血脉。他们“以儒术饰贾事”，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商活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亦儒亦商。徽商，同样好听的一个名字，内敛的徽后，是气势恢宏的商字，承载着明清三百年的繁荣。

在去黄山的途中看到青砖白墙的徽州建筑，黛色的远山，氤氲的云气，与之浑然一体，宛若一幅水墨画，正是“淡极始知画更艳”了。

黄山一年之中大多有雨，我去的时候也是恰逢雨雾迷蒙，缆车在云中穿行，山谷

中的树木一时间看不分明了。整座山都笼罩在烟雾之中，黄山的险自是体会不到。下了缆车之后，步行经过莲花峰、一线天、光明顶、飞来石……缥缈中只能看到近处的石、两侧的松，仿佛身处仙境，熙熙攘攘的游人也都成了天庭中的众仙一般。

下山的时候，向人问路，同行的朋友问我是不是与她相识，我笑着摇头。也许是因为满山的灵秀，让我一时忘记收回“看云时很近”的神态，原本陌生的游人也像是故识了。

后来，许多次的想起黄山，“当时年少夏衫薄”，一字字读出，恍如隔世。

寻山偶记

五月寻访了两座山，一座是太行山脉的八里沟，一座是沂蒙山区的纪王崮。

香山居士有诗云“太行之路能摧车”，当车子通过两重隧道缓缓驶进大山深处，映入眼帘的景象为壁如斧削、绝壁林立诸类的词做了最好的诠释。一侧是深谷，一侧是成荫的树丛，掩映着阑珊石屋。在纪王崮也有这样石砌的房子，只是石材规则些，且有灰浆加固。这儿的屋子石头缝隙间只有细碎石片，却也坚固依然，心下称奇“危如累卵”在这里该做“坚如累卵”了。

泊车步入景区，行人如织，随人流向飞瀑砾岩处行去。路经一池潭水，惊叹水竟能绿得这般，像一方浓郁晶莹的碧玉。浮光里掠过婆婆树影，“潭影空人心”，若附朱自清先生的风雅，该是“当我第一次到太行的时候，我惊诧于山中潭水的绿了”。

沿着沟底前行，两侧石壁仿佛把世俗隔绝开来，流水淙淙、草木葱茏、空气清新，山石在流水的冲刷下呈现淡朱红色，美丽而庄严。五步一潭、十步一瀑，望去像是一幅连轴山水画卷，这样灵秀的景色竟不像是北方的山，却真是北方的山，无怪乎《中国国家地理》称之为八百里太行最美的一段。行至天河瀑布，虽未到丰水期，飞瀑鸣涧、波澜澎湃，阳光映照其间，光影缤纷，水雾曼绕。一时间，这水声水景营造出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意境。

出山时，另一侧进山的车队排起长龙，这个时间上山，想必要在山里过夜了，晚来山风徐徐，听松涛阵阵，数点点繁星，该有多么惬意。

去纪王崮时是五月末，到达时，检票口的电子屏上播放着央视的纪录片《纪王崮大墓》，原来这就是刚出土了春秋古墓的山崮。山脊相较太行要平缓很多，尤其是平阔的崮顶，足以蹶裳逐马了。行至山顶，远远看见吊车和正在搭建的钢结构框架，周遭围起来，近旁坐着一位包头巾的大婶，告诉我说“在建的是防护棚，前面有个豁口，你去瞧瞧吧”。

小跑过去只见场内平铺着厚厚的帆布，木条陌陌其上，其下便是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的墓室。露天钢架上有几位师傅的身影，西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个岗哨，曾在安阳殷墟见过车马鳞岫的囿坑和夯土高耸的墓圪，但发掘现场却是第一次见到，不由慨叹每一件精美的文物背后都有着辛苦甚至枯燥的发掘过程。

下山时看到一位卖山货的老爷爷，中山装式的蓝薄衣裳，戴着八角帽，长长的白胡子颇有一番仙风道骨。

这两段旅程中还有两种面食，太行的捞面和沂蒙的烙饼，每每忆起回味无穷。或许打动人心的不是美食，而是美景映衬下，山中居民和外地游客的笑容，一张张面孔或成熟或稚嫩或沧桑，笑里盛满了幸福知足，镶嵌在朴实的生活画卷上，灿若明珠。